

第三屆大武山文學獎

(二)

報導文學 散文 新詩 短篇小說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報導文學】

霧台魯凱藝術史話

黃世民

家鄉劇團與布袋戲——屏東縣掌中劇團的追縱報導

黃明崙

「仙蛋」傳奇——相逢加匏朗

潘謙銘

不打烊的愛

吳玉

地利人傑——高樹鄉

蔡娛鏐

美哉屏東

陳玉賢

【散文類】

父親的長髮

曾期星

字

吳育仲

夏天的海邊不要哭泣

戴宛儀

媽媽，別哭

李向明

幸福的錯身

黃慧雯

我家的三重唱

涂耀昌

小龍

劉宜珍

科技愛人

陳鴻逸

【新詩類】

新生島嶼（一〇一）

黃明崙

夜市之旅

吳育臣

老屋、界線

戴秀雄

午夜莫名的電話

林村田

在新世紀的第一個端午節

郭漢辰

風樹等五首

林文珍

故鄉的太陽在微笑

張薰方

公益彩券

吳順文

驚人之雨

張太士

【短篇小說】

目仔寮之歌

李慶雄

再嫁

江美麗

老鷹悲歌

陳頤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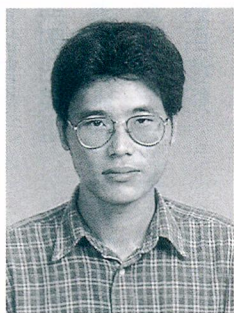
貓兒

傅怡慎

一位小學老師之死

吳育仲

報導文學——第一名



黃世民

-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 成功大學史研所研究生
- 潮州高中教師

霧台魯凱藝術史話

老雕刻師傳奇與部落傳統工藝

獵人與百合花

岩板巷的新石板屋

石板上的頭目故事

鬼湖之戀與射日英雄

文化走廊上的藝術執著

傳統另類之笛聲

開口吶喊的百步蛇

大武山的陽光雲海仍續

部落已衰

畫眉不再母語

惟獨古老的傳說與圖騰

藉著少數魯凱人手中那把執著的雕刻刀

重新在

雲豹導引落腳的土地

山林孕育的木塊石板

以天神、頭目、陶壺、獵人、百合花、百步蛇與石板屋為題

繼續與

祖靈對話

老雕刻師傳奇與部落傳統工藝

仲夏夜的霧台，清新微涼，原就不多的人煙早已休暉，部落一片寂寥。灑滿月色星光的岩板巷，兩種自然聲韻在耳邊不斷交響，其一是山地部落的昆聲蟲鳴，另一天籟竟是北隘寮溪對

岸山裏傳來的急瀑湍流。

岩板巷裏，虔誠的長老會基督教信徒，年過七十的瓦力阿男（漢名杜巴男），其漢名的由來，有這麼一段小典故；國民黨來後，父親被賜姓為「杜」，母親受賜姓為「巴」，這個「男孩」，漢名便直接更為「杜巴男」。

清領時期，官方單位常僱用擅跑的原住民青年，以迅速傳遞公文；日治時代，體格壯碩的原住民青年，亦受僱於山嶺部落間跋涉配發糧米。年輕時代的杜巴男，常受山岳協會之委託，負載物料工具至高山興築工程，如玉山主峰下風口陡壁的鐵護欄干，各百岳間之避難屋等設施，便是他與族人協力共同完成的傑作之一。令平地人難以想像的是，一個背負三大包水泥（共一百五十公斤）的年輕人，竟能自塔塔加鞍部一路顛簸到玉山主峰，不知已幾趟來回！另外，自霧台扛背大型木柱電線桿至大武部落架設電線，也成為重要回憶的一部分。

藝術家杜巴男，除了不斷在傳統工藝上之創作製作之外，亦曾應邀於瑪家國中等地開班授徒，在藝術生涯中，作品獲獎及接受表揚次數多而不可數。除了藝術上的成就，連續四屆霧台村村長之職務，也讓他的行政協調能力有所發揮。原住民本就是大自然民族，傳統的運動細胞，對於挑戰台灣高山，絲毫不成問題，包含玉山、奇萊、大霸、雪山等四十八座三千公尺以上的百岳諸峰，皆談笑攻頂。其一生不斷地淬煉體驗，已烙印成豐富的生命資產。

也許是基因遺傳，杜巴男的孩子多具雕刻等藝術天份。老大杜勇男，是達來派出所所長；老二杜再福與老么杜勇君則留在部落裏從事創作與藝術工程。三兄弟皆鍾情在部落傳統工藝創作，對文化傳承竭盡一份心力，並先後榮獲「原住民木雕獎」的肯定。杜巴男的妻子莎慕能（漢名歐月美），除一直支援丈夫在高山與藝術工程外，家居閒暇不忘以巧手刺繡編布織衣，布置家居。這對老夫妻，正是魯凱精湛的文化傳統縮影，也是魯凱優良風俗面貌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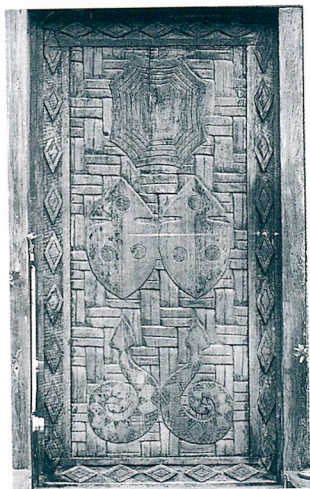
少年就讀日本公校起，木頭與雕刻刀讓杜巴男產生濃烈情感，單純的作品，皆可由靈感加以巧手直接完成。繪畫素描，也是平日甚至住院開刀調養期間最歡喜的休閒；藉著炭筆，勾勒出傳統生活之人物影像、狩獵點滴與抗日事蹟。對大型重要而複雜之作品，擅畫的他，有時也以圖紙構圖作畫成藍圖，酌以比例，再以雕刻完成作品。相同於許多優秀的魯凱藝術家，一生並無受過所謂正統的工藝美學教育，其傳統工藝作品之創作，一直承襲祖先流傳下來的手工雕法，盡情揮灑。因應時代進步，也開始起用現代工具，並融合當代美學觀念來創作。放眼現今整個霧台地區，平地觀光客所見聞的魯凱文物館、霧台國小、村辦公室、車站旁牆面及岩板巷景觀步道等各式公共建築上的石刻、木雕工藝，大都是他與二兒子杜再福的心血結晶。總的來說，整個霧台村所涵蓋之部落，甚在原住民文化園區裏，都看得到他的傳統手藝。

魯凱族的傳統木雕，一般以三個基本圖騰形象構成，分別為八邊幾何形（輪廓略近於八卦

一、三角頭形盾牌與盤繞的百步蛇。八邊幾何形象徵著天神，為魯凱男子之獨立精神與懾敵威力，三角頭盾牌象徵保護者與傳達、照顧，盤繞的百步蛇則象徵照顧的朋友及繁衍的親族。這種簡易而有意義的象徵圖案，雖未轉化為一般自認文明者所使用的文字，卻幸運地經由傳統雕刻藝術家之手保留了下來，成為繼續維繫族群既有圖騰以及共同認知的符號，轉化傳統雕刻藝術裏重要之一部分。

魯凱族原有「裸體浮雕」之傳統，曾被視為族群象徵的圖騰之一，對象男女皆有，一般以男性祖先或頭目為其雕刻對象。傳統魯凱族為父系社會，這類裸體浮雕，以往常出現於家屋內之主要立柱，男裸雕像更被視為家的守護神，其正面雕像造型採左右對稱，明顯而突出的生殖器官乃為最大之特色，成為視覺感官焦點。因應時代變遷及風俗考量，裸像為題的雕刻作品，在現今霧台的魯凱部落的雕刻新作品裏，已漸不多見。

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畫作——林布蘭特的「自畫像」，有沉穩的眼神與成熟、同情的赤子心；十九世紀著名的印象派畫家——梵谷，其自畫像以無畏周遭生活困境，悠然且真誠傳達自我生命。走進杜巴男先生的雕刻屋，於眼前所呈現的超大型木柱上，雕刻勁捷有力，頂上佈著魯凱族圖騰，力擒山豬、搏鬥黑熊的獵人環側其旁，一位身著傳統服飾的壯碩男子立於柱中，眼神炯炯，意氣飛揚，自信踏實，他是「杜巴男」——一座經典大型之自刻像。



圖騰—天神、傳達與朋友



裸體浮雕



杜巴男、歐月美夫婦



杜巴男大型自刻像

獵人與百合花

獵人與百合花傳統上魯凱藝術以紅、白、黑三色為主，雕刻刀法簡潔有力，圖案樸實單純，神話傳奇與祖先、勇士獵人、頭目的事蹟，都曾是木石雕刻的血肉，魯凱特有之文化精神亦藉此傳達。

獵人之勇士形象，一直是傳統木刻石雕刻作的重點對象。狩獵，是昔日原住民部落的重要生計，亦為男性專屬之職責。希臘史上的馬其頓人亦重狩獵技能精神，成年男子若未親手獵得一頭山豬，便無法與他人同桌共食。魯凱族人更重勇士精神，一般男子十五歲開始打獵，並以山豬為對象；山豬乃山林猛獸，行動迅速，具攻擊性，清代來台採硫磺的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曾描述山豬「擊木可斷，力能拒虎；怒則以牙傷人，輒折脅穿腹。行疾如風，獵者不敢射」。因此，獵人肩膀上所扛負的獵物，也常以大山豬來襯托其機警勇猛。

遍佈全島的台灣百合，在中央山脈南端山區之春夏兩季，尤其盛開，亦是魯凱文化主題上之辨視符號，在魯凱男女相異的性格上，賦予不同之內涵象徵。百合花代表著婦女之操守與貞潔，至今的霧台鄉傳統改善規範中仍規定，依傳統禮制，女性不論貴族或平民，憑明媒正娶者，始可配戴夾入紅心之百合花，不貞的女子則不得配飾。百合花也代表著獵人男子具有斐然獵物成績之記號，因此魯凱族青年經獵得五頭山豬（一說配合六瓣的百合花而為六頭）始成為正

式獵人，也才有資格佩戴象徵勇士的百合花。

具勇士性格的獵人，能與黑熊遭遇，是一生中最大的期望。昔日當狩獵者帶著公山豬豐收返回部落，會以「嗚……嗚……」來傳報；獵物若為雄鹿，則以「哩……內」為信號。這些會是濃霧山嵐間獵人特殊的部落迴聲，空谷迴音，似已不再耳邊縈懷。

杜勇男先生，是國寶級雕刻藝術家杜巴男先生的長子，也是幾個兄弟在求學過程中，對繪畫最具潛力並曾比賽獲獎者，小時後便常一手包辦班上的教室布置工作。今雖一直從事警政工作（現達來派出所所長），閒暇之餘仍會拾起雕刻刀，來一番業餘創作，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木雕創作獎」及「全國原住民木雕賽」均曾獲得佳作獎勵。

杜勇男先生的第一件木雕作品為「魯凱勇士」，而得獎作品「患難見真情」，即以「獵人」為題，強調部落裏的獵人，既個人競爭又團體互助之優越傳統。在舊的部落傳統觀念裏，同行打獵之夥伴去多少人，就要回來多少人，同伴受傷或不幸遇難，其他同行夥伴有絕對的義務，將傷亡者奮力扛背回部落，否則，不僅顏面無光，也必遭族人奚落責難。

岩板巷的新石板屋

散步霧台，部落風味藝術隨處可見。景觀步道設施已大致完成，其地面以石板鋪設，再用泥塑的傳統陶壺點綴道路護欄，步道從魯凱文物館後側隨地形逐漸攀升，自長老教會起，繞過霧台國小後上方，再依「之」字路線通過整個岩板巷，末端銜接台二十四號公路。視覺由上往下，可俯瞰美麗且充滿魯凱風情的霧台國小全景。

往上經過位於日本神社舊址的長老教會後，不必急著往前走，步道旁有石板裝飾的面牆，



杜勇男先生



杜勇男作品——「患難見真情」

以一幅幅生動的石刻畫面，訴說著魯凱優秀傳統生活之集體記憶，將協力合作建造石板屋等等畫面，一一地活現於石板上，值得仔細端詳。獵人互助的優良傳統，同樣表現在建築石板屋方面，當某家搭蓋屋舍時，族人共同協力助其完成，是必然的歡喜義務。

岩板巷步道在各個通道巷口之地面上，有以紅、黃、白、黑等顏色，彩繪著矩形與百步蛇的菱形圖案，象徵當代之路口斑馬線。步道旁每一離距分立有「射日英雄」、「部落長老」、「獵人勇士」與「織線少女」等塑像；水泥彩繪之大型塑像，雖然粗糙一些，卻都屬於既往部落的生活情節，比起昔日台灣各地機關、學校、公園及道路圓環的政治銅像，要來得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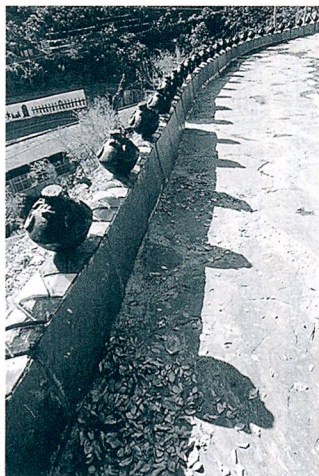
由鄉公所爭取到文建會「城鄉新風貌」一千多萬經費，使原本僅是一條聯結部落的小巷，在藝術家杜巴男與其二子杜再福兩人聯手共同的創意製作下，五百個陶壺、上千片的石板及為數眾多的石刻、塑像，大大改變了霧台部落的景觀。沿步道旁周邊的部分民宅，更由政府補助重建具有魯凱風味的新石板屋建築，「杜得志石板屋」（夢想之家）、「卡拉瓦藝術屋」（杜再福）、「包光輝石板屋」與「杜巴男雕刻屋」等，皆是揉合傳統與現代之美的新石板屋。新式的石板屋，門面、屋頂、地樓板仍以石板為主，亦多保留石板床設計，惟現代之水泥建材摻雜較多，型式亦多有創意變化，且有樓房型式出現。

石板，很自然，也很人文。據清代黃叔瓚於《台海使槎錄》中對台灣南路鳳山縣山區原住民

民之記載：「其居處悉於山凹險隘處，以小石片築爲牆壁，大木爲梁，大枋爲桷，鑿石爲瓦，不慮風雨，爲患地震。大枋大石爲床，番布爲褥。」魯凱族即基於人類就地取材之本能，以石板爲屋，成爲南部原住民家屋普遍特色。舊部落傳統石板屋大多毀壞，新部落所見也不多，常感於現代建築間之夾縫中，且已少有人居住。

傳統石板屋後壁靠於山腹，採前低後高格局，建造時將坡地剝成畚箕形式，後牆及兩側屋壁皆以石塊堆砌，以大石板爲前牆，屋簷之高度約一公尺半左右，往往需低頭才能進出。石板材分有公、母，公石板顏色較黑、質地較硬，作爲屋頂、地板之用；母石板顏色較淺，質地較軟，多用以砌建石牆。一般族人的石板屋之設計，較無個人隱密性，大部分新婚夫婦無法享受新婚之喜悅，但在各部落的田裏，都搭有一間「小石板屋」，得以繁衍多情魯凱人之世代。這種「小石板屋」，於各部落間之田野仍然可見，如神山、佳暮之間的屏∞道路支線旁的田野旁便可發現其蹤影。

傳統頭目或貴族的石板住屋，其正門屋簷下有長條狀的雕刻簷桁，雕以百步蛇、人頭等圖案，以示其尊貴地位。現今頭目住屋或一般居民住屋，在整修填補上，多已揚棄傳統的石板材料、改由水泥、磚瓦、鐵皮替補，其傳統之整體性已漸離失；而油漆彩繪，也取代了頭目住屋門面原有之木石雕刻。



步道與傳統生活石板浮雕



石板巷步道



新石板屋—卡拉瓦藝術屋

石板上的頭目故事

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社會組織，以部落為單位。世襲頭目，是傳統部落的當家，可封賜平民之名，也是傳統雕刻中的一項重要主題。在清領與日治時期的開山綏靖之政，均對安撫頭目的家屋稍予體面，以示尊重。傳統住屋外觀上除了門楣等裝飾木雕，另前庭廣場之大榕樹與豎立之大型平面石刻雕像，可謂之為特徵。

位於霧台部落中山巷的頭目石板屋前，立有一面大型塗黑石板，手執長矛，代表擁有神奇的力量，百步蛇，成了頭目地位的象徵圖騰，腳下方的「古陶壺」（魯凱族視之為神器），是一切權力的由來，更為部落一段傳奇故事的開端。

傳說古早的大武山下有大水形成湖泊，古陶壺出現並漂浮於湖面中央，每個族人均想擁有此物，親自撈得此神器。達拉巴蘭中有位名叫布能的男子，來到湖邊，對著漂浮於湖中央的古陶壺說著：「我是布能，請你到我的身邊來！」陶壺立即應聲漂流至其身旁。在以前舊好茶之地有個敵對之部落——達都古露，此部落得知布能的事情後，集結所有男丁欲向擁有神器的布能索取陶壺。布能當時面對敵方，突然吐以口水（如同擁有魔力的巫師作法），對天呼喊：「雲霧來吧！」山林天地應聲於瞬間烏暗了下來，敵人因而自動撤離。由於布能多次神奇之舉，地位相對水漲船高，終得與頭目平起平坐地位。

「古陶壺」過去一直被魯凱族視為神物，具有超自然而神奇的力量，亦有祖先為陶壺所生之神話，也因此它所代表之地位更加崇高，以往僅為頭目及貴族階級才能擁有；直到今日，古陶壺仍一直是婚禮聘物之中，代表最珍貴榮耀珍品。

魯凱部落立有若干頭目形象之石板平面雕刻，或在頭目家屋前，或在部落角落裏，這些時代前後不一的石雕，都刻劃突顯著昔往部落裏的傳統社會階層組織結構型態，也大都出自資深

的傳統藝術工作者——杜巴男先生之手。



頭目石雕

鬼湖之戀與射日英雄

人類以其本能及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導引了族群之誕生與開天闢地之動人史詩，壯闊而生動地銜接了人類的歷史殘缺。希臘的〈伊里亞德〉和〈奧狄賽〉，印度的〈羅摩耶那〉和〈薩維德麗〉之神話史詩，都成為該族群偉大而神聖的集體記憶。

西魯凱群有著美麗的神話故事與動人的傳唱歌謠——「鬼湖（Dalubaling）之戀」，傳頌著公主巴嫩（Balhenge）邂逅百步蛇化身的鬼湖王子亞拉利歐（Aclralhio）之愛情傳說；一次的小米祭裏，族人眼中的百步蛇湖神，卻是芭嫩公主眼裏英俊勇敢的王子。某一晚，當湖神帶來陶壺、山豬與琉璃珠等聘禮前來迎娶時，芭嫩公主不捨地對部落話別：「別了！親愛的爸媽與部落的族人，我就將嫁到鬼湖了，當你們看到我的帽飾逐漸消失在湖面的漩渦裏，那表示我已進入了湖底，我的樣子將一直永遠在這個部落裏。……」傳言芭嫩公主爲了感念族人，當打獵的族人經過此地，將會準備溫熱的食物，置於美麗的湖邊，讓辛勤的族人來享用。

另傳說遠古時有兩個太陽，輪流升起發光，大地竟無晝夜之分，在無夜晚的狀態下，自然萬物無法休養生息。後經部落會議討論，長老們決議派遣兩位勇士前往射日，其中的一個太陽被勇士射傷之後，其熱力與光度大爲減弱，轉化成爲今日夜晚柔和的月亮，從此大地萬物作息有了規律。此傳說中的兩個太陽，不如中國神話傳說裏的「十個太陽」數量來得誇張，其所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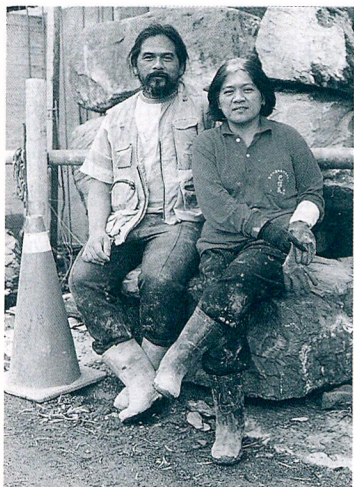
含的意義正是魯凱族人傳統的勇氣、堅忍、決心與毅力。

這兩則部落的傳說故事，都在卡拉瓦（漢名杜再福）的傳統藝術創作中一一重現。杜再福先生是杜巴男的二子，與其妻子杜花枝曾以兩年的時間親手完成目前經過改良建造之現代美麗石板屋。其大門有獨特的木雕，門牆立有「射日勇士」的塑像，前庭裏有「鬼湖之戀」——芭嫩（Balhenge）公主與百步蛇的故事，榕樹下有貴族和長老對飲之塑像，門邊又置一座大型傳統烤芋薯設備，屋內包含地下室所搭配生活的藝術作品與擺飾，數目眾多難以細數。石板屋內外之數百件原味藝術作品，是其夫妻倆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完成，若能進入宅內端詳，眼界必然大開。這座裏外都是創意藝術、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石板屋，已成為霧台文化採訪者必要之行程。

國中畢業後的杜再福，曾選擇粗重但較容易賺錢的捆工及卡車司機等工作，在妻子的勸說下，回部落打零工，並擔任父親的助手；原隱藏的藝術天份使他能迅速進入佳境，到達藝術品要求之水平。杜再福特徵醒目，留有一頭落腮鬚與飄逸長髮，流露濃厚藝術家的氣息，自稱為「長髮獵人」。夫婦目前在自來水公司兼職服務，負責巡邏霧台附近山區之管線、抄水表，兼差翻修部落民宅屋頂之工作。夫婦倆以閒暇時間從事藝術創作，也接鄉公所指定及一般工藝品訂做；同時在神山部落（神山山莊旁）設立工藝室，專從事木、石、陶藝之創作，未來成立一

部落教室」更是其夫婦的理想。

魯凱文物館的外觀藝術造型設計，全是杜再福一人的心血結晶，陸續的工藝製作也大部分出自其巧手，並協同父親杜巴男共同完成。岩板巷景觀步道的大型工程，從石板地面、陶壺圍欄到各式傳統生活塑像，皆同為其父子的巧手功夫。當鄉公所為配合山地農產品展示館，徵求一座能代表魯凱精神的塑像時，杜再福的作品——「射日勇士」脫穎而出，並成為霧台地區之文化指標，該塑像現立於鄉公所旁。在高雄縣的茂林地區，亦有其複製品。



杜再福、杜花枝夫婦



杜再福作品——「射日英雄」

文化走廊上的藝術執著

一條蜿蜒的台二十四線公路，引入眾多現代所謂的「建設」，也帶來不少假日好奇的「遊客」，傳統藝術與部落觀光，儼若形成山地經濟的新命脈。隨現今部落文化旅遊之興熱，順勢開啓魯凱傳統手工藝術再生的另一契機，但平地的「生活價值」與「觀光暴力」必也隨著觀光客一湧而來。

杜勇君（老么）曾與父親杜巴男共同完成位於伊拉部落「文化走廊」的藝術工程，長廊牆上以圖象雕塑，記載著魯凱族自古以來，漁獵與農耕的傳統生活歷史，以及古老的神話傳奇。



杜再福作品——「鬼湖之戀」

從頭目、勇士的人物服飾，到傳統生活的型態器物，每一段圖像之間隔，均有石板刻以簡要文字敘述。他堅定的認為，能為魯凱族人雕塑文化歷史，比賺大錢更具價值！這份文化傳承的使命感，生活過的充實，心靈也洋溢美滿。

妻子涂寶玉女士，原在平地工作，幾年之後，決心回村裏與先生共圓部落的夢。平日勤於刺繡，也常縫製傳統服飾兼編草席等手工藝品，在她眼裏，魯凱族的女孩如果不懂刺繡編織，是嫁不出去的！事實上，在以往的傳統部落裏，年幼小孩童由父親背負，懷孕的勤奮婦女仍舊隨著丈夫照常上山工作，在半路上分娩生小孩是經常有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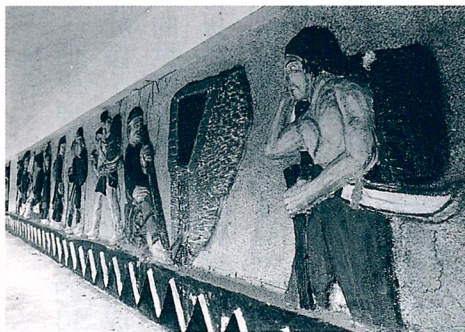
杜勇君自小亦受了父親杜巴男的影響。一份部落的工友工作，使他得以糊口溫飽，更可安心地投入藝術之創作，同時他堅持以維護傳統藝術的意志情懷，完全沉浸在傳統雕塑世界之中。其充滿熱情、奔放與粗獷風貌的作品，在全台原住民雕刻競賽之中，常獲評審青睞，入列佳作之中。很少製作重複的作品的他，認為創作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很捨不得賣，即使出以高價，也難以割愛。

在神山（下霧台）與霧台之間，俗稱中霧台的公路（台二十四線）旁，有座現代精緻的小石板屋，屋頂上有一對身著魯凱傳統服飾之老夫婦，分別手持竹煙斗與刺繡針，神情悠然自得之坐姿塑像，這就是杜勇君的佳作之一；如同其兄杜再福自宅門牆上之射日勇士一樣，已成爲

杜君勇家屋外觀之重要特徵。另外，在其住屋之大門上，也雕有象徵魯凱族的傳統的天神（八邊幾何圖形）、傳達（三角頭形盾牌）及盤繞的百步蛇三個圖騰。此幢現代石板屋，有三個樓層，因地形關係，在公路邊上會產生只有一個層樓之錯覺，既特殊、典雅，並帶有一種既現代又傳統的藝術趣味。



杜勇君、涂寶玉夫婦



杜勇君作品——「魯凱文化走廊」

傳統另類之笛聲

若不曾仔細推敲，文字與圖像在歷史的傳達上，似乎要比世世代代的口耳相傳來得真實且具體。事實上，口述可以誇飾訛傳，文字可以曲筆杜撰，影象可以剪輯合成。但是文字、影象做不到的，在音符記號與錄音影帶未出現和普及前的世紀，傳統而獨特的聲音、歌謠及旋律，唯有經由口述、口傳，並藉著古老的簡易樂器，得以有效真切地傳情達意。

霧台部落藝術工作者勒格艾（漢名賴林順）與利麻娃（漢名丁秋英）夫婦，平日在外承接各村藝術工程，閒暇之餘，也不斷創作各式雕刻作品，其家屋亦逐步形成藝術殿堂，亦提供民宿服務。「吹笛者」是賴林順先生中型的木雕作品之一，吹笛人的演奏方式，絕不是一般以口嘴來吹奏，它正是魯凱族既傳統又另類，可發出特殊聲律音感的「鼻笛」，魯凱人稱之「巴古拉魯」。

鼻笛吹奏，常見於文化生活習性較為相近的排灣、魯凱族群，此樂器由竹管所製，均為縱式，並分有單管及雙管兩種。傳統的魯凱鼻笛使用雙管，其一鳴發出單調低音，另一則吹奏旋律。魯凱鼻笛為四度音階，旋律多而豐富，但音調旋律略為哀淒一些。吹奏鼻笛的難度稍高，現今能使用此傳統樂器演奏之新一代年輕人，亦絕對少數，以往能勝任者，必也頗具才情。也因為此樂器演奏難度較高，用它來對心儀的異性傳情，必然將有一番不同凡響之效果。

怒吼吶喊的百步蛇

頂著一副壯碩體格的狄窪烏薩哪（漢名麥俊明），具豐富創作與個展經歷，亦代表著魯凱新一代自平地返回部落之藝術創作者。第一次在神山部落接觸到老麥的工作室與作品，已是九九三年的事情了。當時位於田邊之工作室，空間狹小，也顯得有些簡陋，成品以傳統陶藝（尤其陶壺）居多，而自三地門排灣部落遷來神山的夫人克麗斯克斯（漢名盧麗貞），則承襲娘家三代以來的技術風格，則一直專注於琉璃珠工藝之製作。



賴林順作品——「吹笛者」



賴林順、丁秋英夫婦

老麥現今所經營之「冒煙屋」，專門從事傳統與創作手工藝品——木雕、石刻、黑陶與琉璃珠，並尤重後兩者。其黑陶之系列作品，乃透過現代手法，融合傳統部落對環境的看法與當今世界的人文思維，藉作品傳達原住民自我的理念。除了經營冒煙屋及陶藝創作，老麥亦常應邀作個展，並曾在「屏東縣社區大學」開班授課，現仍於高雄縣「大津融合學校」兼課。

計劃興建之「瑪家水庫」，地點位於南北隘寮溪交界處，地質多為板頁岩，極易崩塌與淤塞泥沙，估計興建期長達十年，水庫壽命僅為三十年。其興建方案中，將實施大規模集體再遷村，包括新好茶部落與伊拉部落，許多舊社如舊伊拉、舊達來等部落文化遺址，都將湮沒於瑪家水庫底，若干部落聯絡道路與台二十四線公路，也將封閉或改道。這對於雲豹的故鄉，百步蛇的家園，無疑地將是另一場浩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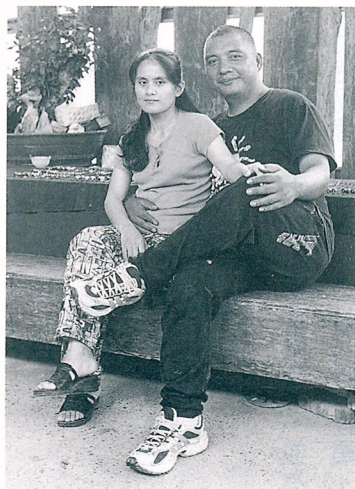
世界上許多古老族群之神話傳說裏，大多有著動物圖騰之崇拜，有以其為祖先，有以其為守護神者。歷史上的突厥民族，自認為是「蒼狼」之後裔；半坡的仰韶文化，以「魚」、「鳥」為崇拜之圖騰；羅馬人所編織的美麗神話故事中的祖先——一對孿生兄弟，乃由「母狼」所育養；中國漢民族更自命為「龍」之傳人，天子之象徵。魯凱族人特別敬重「百步蛇」，在原始信仰裏，並未將其視為神明以崇拜，對猛獸巨禽採敬而遠之的態度方面，還包括了黑熊、雲豹、石虎與雄鷹。



傳統陶壺上的百步蛇



開口吶喊的百步蛇



麥俊明、盧麗貞夫婦

「反瑪家水庫運動」改變了弱勢族群長久以來的沉默。百步蛇，是魯凱族人的摯友，更是子孫繁衍的象徵。刻板印象中，魯凱黑陶壺上之圖騰——雙百步蛇，總是一語不發，靜靜地貼在壺面上；曾幾何時，牠所庇佑的族人已成強權統治交替下的相對弱勢，多數族群裏的絕對少數。反瑪家水庫運動增添了老麥在陶藝上的創作理念，不再沉默的百步蛇有力的怒吼，勇敢地挺起胸膛，開口說「不」！